



# 荒摇江摇女摇侠

## 第二十二回 鹿角沟喜获新知 双龙坪巧逢老道

玉琴听于定九回答这件事倒有几分明白，心中觉得稍慰，遂要请他快讲出来。大家回到院子里坐定了，于定九开口说道：“这里平安多年，并无盗匪。此次盗驴之人，当然绝非绿林英雄，况且布条上写明来意，要和玉琴姑娘挑战，自是有本领的人，不服玉琴姑娘，故意来此献些本领，看玉琴姑娘如何去要回罢咧！离此十余里，有一个乡村名唤鹿角沟，那处的居民多习武术，闻得有几个女子亦精技击，尚武之风很重。前天剑秋兄收服了那头金眼雕归来时，鹿角沟中也有几个乡民前来瞧热闹的。又在昨天我们纵猎时，途中遇见二三个鹿角沟乡民，他们在道旁瞧看，指着玉琴姑娘说：‘这就是荒江女侠，有了不得本领的！’其中有一个快嘴阿金，我也认得，大概他回去后，不免在那里传说，遂有不服气的人要试试玉琴姑娘的真本领，所以来此盗去花驴了，否则为什么别的不偷，单盗玉琴姑娘的坐骑呢？”玉琴听了点头道：“自然我也知道那人并无其他恶意，不过跟我一人闹罢了，现在既然于先生说出那个鹿角沟地方，待我即刻自己去探访罢。那人既要试试我的本领，不妨和她较量一下，看她究竟有多大能耐。若是真有本领的人，我也结交一个朋友，若是不识时务的，哼哼，那么我的宝剑也不肯轻饶她！”说罢面上微有一些薄嗔。剑秋道：“我当偕同师妹前

来一探下落，再想对付方法可好？”玉琴道：“这人既然指名要我前往，何必有劳师兄？反惹她讪笑我太怯弱了。所以请师兄暂在王翁庄上耽搁，待我一人赶去，必要将我心爱的花驴夺回方才使她知道人家是不好欺侮的！”剑秋见玉琴已下决心，也就不敢勉强，遂道：“师妹之意如此，我也不必奉陪了，但请师妹自己留神，不要轻敌。”玉琴笑了一笑，又问于定九道：“鹿角沟在那一处？请即见告。”于定九道：“出了枣庄，一直向南，须走了十六七里，便有一条小溪，再沿溪东行，和狼牙山遥遥相对的一个小小村庄，便是了。”玉琴道：“多谢指示，我马上去吧！”说着话，立起身来要行。剑秋忙把手拦住道：“且慢！那边既然来此盗去花驴，一定要防备你去的，你若是这个样子走去，人家便知道你是荒江女侠了，不要反中他们的暗算么？”玉琴笑道：“剑秋兄说话不错，不如待我改扮一下，他们便不相识了。”剑秋道：“很好。”于是玉琴入内去化装。不多一刻，回到外边，大家见玉琴已装成一个老妇模样，身上穿着一件敝旧的棉袄，便是王翁的老妻穿剩的，伛偻而行，面上不知涂着什么，添了许多皱纹，果然在陌生的人看来，谁还认得她是大名鼎鼎的女侠呢？大家不觉笑将起来。王翁道：“时已不早，不如既在寒舍用过了午饭再去，未为晚也！”玉琴点点头，便在王翁家里和剑秋、于定九等用了午饭，悄悄走出后园门，一路向鹿角沟行去。

途中遇见几个枣庄的乡人，果然不认识她了。她一边走一边想，未免暗自好笑。照着于定九的说话，一直向南而走，约摸行了十六七里的山路，路上风景倒也不恶，便闻水声潺潺，前面有一条小溪。沿溪朝着东面走去。回顾已瞧见

狼牙山尖锐的山顶，自己已走到一处村落了。料想这里便是鹿角沟，便装作行乞一般走进村来。

细察那里的居民，大半业农。有几个乡民走在道上，纠纠缠缠，咸有好勇之状。村中屋宇鳞次栉比，门前都有一个打麦场，有些牛羊在那里啮草。却向那里去探访得盗驴之人呢！玉琴正在趑趄的时候，瞧见左边一家门前打麦场上有两三个乡妇在那里用力打麦，唱着很入调的俚歌。遂即走到她们面前，假做向她们乞食的模样，其中便有一个身躯粗夯，相貌丑陋的乡妇，厉声叱道：“呔，乞妇快快走开去！我们辛辛苦苦在此做工，方才能够得到一天的粮食，你年纪已老，又不能做工，谁肯给你白吃的？不要在这里噜苏！”玉琴便正色答道：“你们认我年纪老迈，不能象你们这样工作么？那么你们不认识人了！”乡妇闻言冷笑道：“老乞妇，不要说什么梦话。你能打麦，我再也不信！至多打得几下，便将跌倒了。”玉琴道：“不妨待我试一下子看，你们不见也不会相信的。”于是她便代乡妇去打麦。乡妇退立一边，看玉琴施展两臂，一起一落的打麦，似乎绝不费力一般，非常迅速，同伴都及不上她。便是自己虽有些蛮力，也不能够到如此地步，心里不觉诧异。乡妇的同伴也在旁看得出神，停着手都不打麦了，大家觉得这个老乞妇倒着实有些气力的，不要欺她年老，我们年轻的反不及她咧！玉琴便停了说道：“大概你们已瞧得了，我在青年时候，曾习武技，但至今年已老迈，不高兴工作罢了，若是工作起来，比较你们还要好呢！我在外边行乞多年，走过了多少地方，从没有遇见女子能武的，我也可以自豪了。”说罢呵呵地笑将起来。这几句话乃是玉琴故意说出，借此激动她们，以探虚实的。果

然那个蠢妇人听了，大大的不服气，翘起大拇指，对玉琴说道：“老乞丐，你有了一些力量，不要自负其能，以为别的女子都没有惊人武艺的。须知这里年家姑娘能举石担作天魔舞，跳丈余高的墙垣，如跨门槛一般，身轻如燕一般，男子都拜倒裙下，说她是个巾帼英雄，也是我们鹿角沟妇女里头的第一人了。其他能武的也不少。你这样狂言，若被他们听在耳中，必要向你斥责，驱逐你出去了！”乡妇说的时候，把手摇指着西边走来两个女子道：“那个靠左手走的小姑娘便是了，你千万不要高声惊动了她。”玉琴不及答话，回过脸去，瞧见两个小姑娘生得都是姿容妙曼。而左边一个穿着青色衣服，更是身长玉立，婀娜多姿，而眉宇之间，更饶英气，正在十八九妙年华，可说是乡娃中的翘楚。若和大破韩家庄有宋彩凤比较起来，真不愧大乔小乔，并世之美，自愧勿如了。那两个女子没有觉察到这里有人偷瞧，所以缓缓地走了过去。玉琴仔细看了一眼，又向乡妇探问，始知年家小姑娘闺名小鸾。她的父亲在此垦田为业，隐居不出，但喜结交朋友，时常有远道的人前来拜访，一住便是十天八天，一月两月，也说不定的。所以好客之名，传播远近，现在早已故世了。家中惟有一位老母，别无他人。小鸾姑娘自幼经她的父亲教授，即精武术。沟中人俱闻名的那个一同走的姑娘姓孟，也谙些武技，是她的邻居和她十分知己的。玉琴听了，又向乡妇探听年家的住址。乡妇告诉她说：“离此向东而行，走过一座板桥，那里门前有两株大榆树就是了。”玉琴记在心里，便假作惊奇的样子说道：“原来此地有这么一位了不得的小姑娘，我也不敢自夸了。”说罢一步一步的折向东首走去，耳边还听得那几个乡妇尚在说笑道：“这老乞

婆目中无人，年老心不老，却被我这么一说，把她吓唬跑了。”玉琴也不暇去管他，心里自思昨夜盗驴的留下布条，署名有一个鸾字，现在他们说这个年家姑娘芳名小鸾，可谓巧合。又说她是鹿角沟妇女中间的第一人，大凡有本领的人，总是不负气，不肯轻易佩服他人的，尤其是没有在外边走过的少年人。无论如何她总是一个嫌疑犯了！我且到她门前去一瞧，待到晚上再去，把我的花驴盗还，也使她知道荒江女侠不是好欺的啊！

想定主意，遂照着乡妇的话一直望东走去，果有一座板桥。走过了桥，有一门墙较大的人家，门前两株老榆，遮得阴森森地，寂静无人，门上挂着一块大牌，年公馆三个黑漆大字映入眼帘，旁边一带篱笆，很是清旷。玉琴在门前徘徊片刻，认清方向，决计夜间动手，遂即回转枣庄。

剑秋正在庭中教授那金眼雕各种口号，一见玉琴回来，便问她有无眉目？玉琴把自己探听的经过，告诉一遍。且说今天晚上准去盗还花驴，也要显些本领给她看看，但不知是否她做的，现在也不能说定罢了。”剑秋道：“听师妹所说，若非此人，又有谁来？今夜可容我前去作壁上观么？玉琴顿了顿，说道：“剑秋兄，不是我和你峻拒，实在此事须由我一人去做，庶不被对方轻视，所以只好辜负你的美意，不许你去！”说到许字上，声浪也响重一点。剑秋笑道：“师妹好胜心重，我就遵命不去。但愿得胜而归便了！”此时王翁和于定九也过来相见，闻知这个消息，很觉欣慰。玉琴也不再改换了，仍旧装着老妇模样，和剑秋等谈谈说说。等到黄昏时分，用过晚饭，佩上真刚宝剑，回头对王翁等说道：“我去了。”只一纵身，人已不见。王翁十分惊异，笑着对

于定九说道：“玉琴姑娘真好本领，人家不明白的还认为如此龙钟老妪，怎会这般腾空飞行！莫不是黎山老母降临了！”剑秋道：“年纪大的老妇有高大本领的也不少，即如鄙人所遇见的铁拐韩妈妈和双钩窦氏，可称厉害，非寻常有本领的人所能抵敌得过呢！”于定九非常爱听江湖上的奇事佚闻，请求剑秋讲个详细。剑秋因左右无事，遂把铁拐韩妈妈和双钩窦氏的事讲给他们听。二人坐着静聆，这样等候玉琴回来。

玉琴离了王家，望南飞行，正逢月黑夜，幸天上星斗满天，方向很捉得准，自己运用夜眼瞧得还算清楚，三更时分已到鹿角沟的家门前，但听村犬四吠，隐隐有些击柝之声。年家大门紧闭，沉寂若死。寒风凄厉，扑入襟袖，未免有些砭入肌骨。玉琴抖起精神，轻轻一跃，已跳到年家的墙垣之上，向里一看，乃是一排四开间的院落，惟最西一室微有灯光透出，知是年家的卧室了。庭院中有一株枝叶平残的梧桐，摇摇如鬼。心里暗想花驴若为小鸾所盗，一定藏在后边，这里都是卧室，休要惊动了他们。遂又越过屋脊来寻找，见后边也有一个很大的院落，且有一条过廊。这过廊大约是通到后园的，旁边还有两间小屋。玉琴恰在观察时忽听廊下蹄子响，细细一看，自己的花驴正拴在廊下的柱子旁边，不觉大喜。方想跃下，忽又见屋后人影一闪，便有一样东西向自己面上飞来，连忙将身子望下一蹲，恰从头上飞过，在屋瓦缝里，当啷一声，乃是一枝飞镖。接着又见两镖衔接打来，疾如流星，便伸出左右手，一一接住，抛在屋上。冷笑道：“下面何人？竟用暗器伤人？算不得是真英雄！你既有本领盗去我驴，向我挑战，今晚我遵命前来领教

了，何不放出本领来，决一雌雄！只听下面娇声答道：“很好。你快快下来，你家姑娘等候多时了。”玉琴遂拔出宝剑，飘身跃下，见前面立着一个妙龄女子，正是日间所遇见的年小鸾，手里也横着一柄明晃晃的宝剑。小鸾却瞧见来者乃是一个老媪，心中不由一愣，“难道这是荒江女侠的母亲么？奇哉！怪哉！”玉琴见小鸾呆住，也不知道她惊奇的缘故，遂挥动宝剑，向她一剑刺去。小鸾也还剑相迎，银光闪烁，二人斗在一起，战够多时，二人的剑法各各紧密，两剑正碰个着，呛啷一声，火星四迸，二人各自跳出圈子，一看自己的剑却都没有损坏，也就放心，再行舞剑作战。玉琴暗想，小鸾手里决然也是一口有来历的宝剑了，遂施展剑法，舞成一团白光，向小鸾进攻。小鸾将剑紧紧敌住，觉得剑光渐渐加紧，绕住她的身子，作一大圈，冲扫决荡，一点儿也没有松懈，幸亏自己也是有根抵的，不致即被剑光所伤，然而也只有招架的功夫。她心里疑惑非常，不知来的可就是荒江女侠？不然怎么有如此剑法？倘然再战下去，一定要失败的。遂虚晃一剑，跳出圈子，喝问道：“你究竟是不是荒江女侠？还是荒江女侠之母？快快说个明白！”玉琴见小鸾疑问，不觉格格一笑，本来也无心害她，也就收住宝剑，娇声答道：“你不是有意和荒江女侠挑战么？自然来的是荒江女侠本人到此领教！荒江女侠的母亲早已埋骨青山了。”小鸾方才把剑插入鞘中，向玉琴衿衿为礼道：“久慕芳名，只恨无缘见面。适闻香车小驻枣庄，所以不揣冒昧，故意前来小试薄技，聊以相戏，这样才得激动玉趾下临，能遂识荆之愿。今夜相见，武技卓绝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使我十分钦佩！且请到里面小坐，待我负荆请罪，愿意承教！”玉琴忙答

道：“不敢当的，遵命便了。”遂随同小鸾入内。

挑灯重见，小鸾命侍婢献上香茗，请玉琴在自己房里上坐。小鸾母亲也闻声走至，乃是白发老妇，一见玉琴也很奇异，低声问小鸾道：“这位老太太便是你说的荒江女侠么？”小鸾道：“是的，但是，……”玉琴见小鸾母女还有些疑信参半，便微笑道：“不敢隐瞒，我因恐人认识，所以化装到此。今天上午便来探虚实，已瞧见过小鸾姑娘了。”遂请小鸾的侍婢端整一盆热水来一过，以便更换面目。不多时侍婢捧上一盆热水。玉琴即在小鸾妆台前洗拭，霎时间现出花娇玉媚般面庞来，小鸾母女遂深信不疑了。玉琴坐定后，又问小鸾此次夤夜盗驴，是否有意向她挑战？还是别有其他作用？小鸾笑道：“此事孟浪之至，还望原谅。因为前天有人来传说，枣庄到了名闻关东的荒江女侠，怎样收服金眼雕的惊人异事，我一时激发了好奇之心，很想见见。又听这里的乡人快嘴阿金前来报告说，女侠出猎狼牙山，坐一花驴，的是宝贵，我恐骤然晋谒，或未能得见玉颜，不如借此激动一下，或可相识，且欲一觑姊姊的本领。方在交绥时，果然剑术精妙，胜我十倍，非常佩服！现在愿意和姊姊结个相识，使我也得多多叨数，光荣得很。不知能蒙姊姊不弃么？”玉琴初见小鸾剑术也有了相当工夫，后其见人婉变可爱，吐语温文，不觉起了敬爱之心，便答道：“姊姊谬赞了，外也能人甚多，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，如我这般粗具薄技的人，何足称道？姊姊的本领也已到得上乘，荷蒙辱爱，不耻下交，正中鄙怀，岂敢有负美意！”小鸾闻言大喜道：“那么真所谓不打不相识了！”小鸾较玉琴年龄稍轻，便呼玉琴为姊，玉琴称小鸾为妹。二人虽是裙钗而性情伉爽：无异须眉所以

沆瀣一气，非常投合，立谈之下，遽成新知。小鸾又告诉玉琴道，自己的亡父讳立三，是年大将军羹尧的后裔，自年将军功高遭忌，清廷杀戮后，子孙逃亡民间，不敢出面。小鸾的父亲因痛祖先之被杀，怀复仇之雄心，一意练习武术结识英豪，思乘天下有乱，出而诛灭胡虏。当红羊之役，举兵北上，声势甚盛，清廷大震。小鸾的父亲便聚合一般同志，很想揭竿而起，赢粮景从。不幸太平军前锋至沧州，为僧格林沁所败，退走山东。清军挟得胜之势，南下压迫，京畿转危为安。后来太平天国同室操戈，一蹶不振，以致渐渐灭亡，满清气焰复炽。小鸾的父亲知天心尚未厌弃满奴，大事终不可为，遂解散其党，隐居在此。膝下只有这一个女儿，遂把平生武艺一一传授。所以小鸾自幼即精武术，且能飞檐走壁，捷如飞鸟，又擅飞镖，百发百中，常常随着父亲驰马试剑。鹿角沟中乡人都称她为女英雄。小鸾的父亲临死时，又把他一生佩带的清霜宝剑传给她，削铁如泥，吹毛能断，小鸾非常珍爱，所以方才和玉琴的真刚宝剑相遇，便发出龙吟之声，不致被真刚宝剑所伤了。玉琴听她娓娓细语，方知她是名将之后，自有家学渊源，更是敬重。小鸾也询问玉琴何以到此，玉琴遂把自己昆仑习艺，石屋杀虎，火烧韩家庄，夜探白牛山为父复仇，归家省墓的经过，大略告诉一遍。小鸾母女听了，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齐说：“女侠真天人也！”这时听外更锣已报四下，玉琴立起身来说道：“枣庄尚有剑秋师兄和王翁等在那里守候回音，此时已过子夜，我要立刻回去报信了，免得他们心焦。”小鸾道：“既然姊姊要去，小妹不敢多留，即请姊姊坐了花驴回去罢。明天务必请求姊姊惠临，并邀剑秋兄同来，藉此畅叙一切，千万不要

推辞！”玉琴答应道：“准从妹妹之命，明日再来拜望。”小鸾秉着烛台，伴了玉琴走到后边廊下拴驴的所在，玉琴过去解下绳子，那花驴虽在黑夜，然而两眼圆睁，在烛光之下，认得主人到临，立即将头摇摇，鸣了一声，四蹄摆动起来，好似欢迎一般。玉琴伸手在驴背上抚摩数下，牵了花驴，随小鸾走出。小鸾母女命下人开了大门，恭送玉琴。幸喜四下无人，小鸾道：“姊姊黑夜回去，识得途径么？”玉琴道：“我走了两次，已熟了。不然，怎会前来呢？明天再见罢！”看她一翻身，早已坐上驴背，将丝绳一拎，那花驴便放开四蹄，得得地向东北跑去。小鸾母女便关好大门，入内再行安睡。

玉琴却骑着花驴，照准方向而跑，五更时分已到枣庄。这时剑秋和王翁、于定九坐谈佚事，烹茗解渴，等候玉琴早归。但是看看已到五更，村鸡已喔喔而啼，四处唱和，真是刘琨起舞之时了，仍不见玉琴回来，大家很是疑讶。尤其是剑秋，放心不下，不知玉琴此去，和那年家姑娘对垒，可能稳稳得胜，取得花驴而归？料那年家姑娘一定也有高大的本领，万一失败，如何是好？又因玉琴有言在先，自己没有随去，虽有危急，不能援助，这都是玉琴好胜心太重之故。于定九却认为女侠已有非常精妙的武艺，一定不会败在他们手里的。正在盼望之际，却听庭中有一阵微微的风声，玉琴已翩然走入，三人一齐立起来相迎。剑秋首先问道：“怎样了？可曾得手么？”玉琴点点头，含笑说道：“还好，没有跌倒在人家手里。”遂把自己如何和小鸾交手，以及小鸾罢战，自愿认输，结成新知的情形，告诉三人听。他们听了，无不喜悦。玉琴又道：“我骑花驴而归，因为不欲惊动他

人，便从后园隔墙跳入，开了园门，牵进花驴，照旧拴在厩中，园门也闭上。只是那个园丁却睡得正熟，没有知道，否则他还疑心有人再来盗马呢！”说罢又是微微一笑，犴犀显露更觉妩媚可笑，但她身上依然穿着老婆子的衣服呢！这时天色微明，大家也不再睡了，玉琴到里边去换了自己衣服。众人也已起身，见花驴已还，各人惊奇不置。玉琴用罢早餐，便要 and 剑秋到鹿角沟去践小鸾之约。王翁和于定九是千叮万嘱，要求二人仍要回来，多聚几天，二人含糊应允。剑秋带了金眼雕辞别王、于二位，下人们早已牵过花驴和龙驹，各自一跃上鞍，向王翁等点点头，鞭影一挥，飞也似的跑向鹿角沟去了。

剑秋因为不识途径，故让玉琴当先，于是玉琴在前引导，行行重行行，不多时已望见狼牙山尖，而鹿角沟也已到了。二人来到年家门前，一齐下鞍，把驴马系在大榆树上。早见一个侍婢，本立在门口眺望的，一见他们驾临，一溜烟的跑进门里去了。二人方踏上阶沿，只见小鸾母女已迎将出来。小鸾已换上一件紫色的衣服，格外见得靓丽。玉琴便代剑秋介绍一过，小鸾母女即请二人入内宽坐。下人奉上八样细色茶点和香茗，玉琴道：“妹妹要我等来谈谈，我等老实不客气便赶来了。但是你们为什么要这般客气呢？”小鸾的母亲道：“菲薄得很，不足以待佳客的，不过尽一点儿心罢了，姑娘不要说这种话。”玉琴笑道：“老太太这样谦卑，愈使我坐立不安了。”小鸾道：“我们都是一见如故的好朋友，不必多叙客套，大家都不要说罢。”于是四人坐定了，细谈衷肠。玉琴道：“我本有一个弟弟，但自幼儿便被大虫所害，其他并无姊妹，觉得一个人凄凉得很，膈膈谁诉？幸

有剑秋师兄伴我奔走天涯，复了不共戴天的大仇！现在回里省墓，又蒙他愿意同行，才使我不致形单影只，只苦并没有知心的姊妹。大破韩家庄时，曾遇宋彩凤，意气很是投合，但她早回虎牢去了。今番忽和小鸾妹妹无端邂逅，结个新交，心中快活得很。所以我们如同一家人模样，你们母女俩也不必多礼了。”小鸾闻言，含笑答道：“姊姊的话，真是打入人家心坎。我也自憾没有姊妹弟兄，父母单生我一人，寂寞得很。平时只有一个邻家小姊姊，姓孟名瑶贞，也略谙武技，常和我一起的。她也久慕姊姊的大名，颇思一见，少停我要请她来拜见呢！”玉琴道：“很好。”其时日已近午，小鸾母女吩咐下人大摆筵席请琴剑二人畅饮。小鸾又命侍婢到间壁去请孟家小姊前来。一会儿孟瑶贞已款款走来。玉琴是早已在昨日打麦场边暗地里见过的了，小鸾代为介绍。瑶贞见剑秋、玉琴并立着，一个儿如太原公子，仪表不凡，一个儿如红妆季布，婀娜刚健，不禁爱慕之心油然而生，说了许多敬爱的话。大家入席，玉琴、剑秋见肴饌丰盛，又逊谢一番，举杯痛饮，都觉得心里非常融洽。席散后，剑秋又向小鸾要了一只鸡两斤肉，给那金眼雕果腹，金眼雕已饿得慌了，好如风卷残云般，何消片刻吃得精光。小鸾母女和瑶贞在旁观看着，也是惊叹不已。剑秋便把金眼雕放至树上，教他练习口号，玉琴、小鸾等都立旁边观看，果然那雕给剑秋教得有几分熟了，说来便来，说去便去，一些没有错误。少停，剑秋又到外边旷野上，放那金眼雕飞去后，他口里一声长啸，便见金眼雕在天空中鼓翅飞回来了。瞧得小鸾嘻开了嘴拍手大乐。这夜琴剑二人便宿在小鸾家中。一连住了三天，小鸾母女竭诚款待。下午时候，剑秋和玉琴、小鸾总是

到旷到上去放雕，教得那金眼雕十分灵活，指挥如意。连玉琴、小鸾也都闻声认识，又似略知人言，剑秋又教以寻找三人的口号，试了几遍，已是娴熟。有一次玉琴和小鸾匿在园中，剑秋把一只莱阳大梨用了口号，教金眼雕送去，那金眼雕果能把梨衔着送到小鸾闺中，小鸾叹为神鸟，不可多得。

玉琴和小鸾聚首数日，虽觉快乐，而思回乡之念，萦绕心头，便告诉小鸾，日内即须告辞。小鸾知坚留无效，请求他们入关路过之时，再来畅叙。玉琴满口答应。恰巧王翁和于定九又来相请，二人遂与小鸾母女作别，重返枣庄。临行时握手絮语，依依不舍。小鸾家中也养着一区桃花骏马，亲自坐着送二人至枣庄，和王于二人见面，王翁等见了小鸾，也非常恭敬，设宴款接。至晚小鸾跨马别去，还挥洒了几点热泪呢。琴剑二人在枣庄又住了一夜，次日一定要动身了，王翁送上二百两程仪，琴剑二人初时不肯接收，后经王翁几番申说，聊表敬意的，方才受了。在早晨时，二人跨上坐骑，带了金眼雕，辞别王翁而去。于定九送出村口，众乡人也随着相送，赞美不绝，直看到琴剑二人的影子已被山林所蔽，方才回去。玉琴和剑秋一边赶路，一边闲谈在枣庄和鹿角沟的事情，想不到收复了一头神鸟，结识了一个女杰，这真是佛说有缘了！

二人在路上赶行了数天，将近山海关。这天早晨二人出了旅店上马扑奔前程，老天却起了一场大雾，白茫茫的罩遍大地，对面看不出人影来。二人在雾中只得缓缓而行，玉琴道：“这样大雾好几年没有瞧见了。”忽听前面鸾铃声响，剑秋道：“也有客人来了，我们让开些，不要误撞。”二人遂将坐骑拴过一边，依希见一个肥大的和尚，穿着黄布衲，

雄健得很，跨下枣骝马，在二人身旁一瞥而过。玉琴道：“呸，原来是个贼秃。我生平最恨那些贼秃。”剑秋忙制住她道：“师妹快不要说。”玉琴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剑秋道：“请问师妹，我们的老师也不是个和尚么？你怎么骂起来？”玉琴被剑秋这般一说，不觉无话回答。半晌又说：“我们的师父是有道的高僧即仙即佛，至圣至善。岂是那些淫僧可比？草有薰犹之辨，人有善恶之分，我何尝骂师父呢？”剑秋笑笑。

二人又行了一段路，那迷雾已渐渐的化开，日光下照，稍觉温暖一些。剑秋道：“今天不至于下雨了，我们可以多赶些路哩。”又走了一二里路，前面已到一个小小村落，偶抬头忽见道旁有许多树木，枝干都已削去，如秃顶老叟，二人看了，心中有几分怀疑。进得村来，见有一家小旅店，门前挤满了许多人，围着一个盲目男子，正在聚谈纷纭。那盲目男子好似酒保模样，也自指手画脚地讲给众人听。玉琴忍不住勒住丝缰，跳下驴来，剑秋随后下马。那酒保认为主顾来了，忙上前代拉坐骑，带笑说道：“二位在小店里用饭罢。”二人见吃饭时候略早些，但心里要探问事情，便点头道：“好的。”那酒保牵去驴马，请二人入内。

二人走进店来，大众见这一对少年男女，珠辉玉润，锦衣龙马，估料必是贵客，也就向旁边散开去。二人到得店堂里，拣雅洁的座头坐定。那酒保又撮着笑脸，过来问二位要什么菜？剑秋随意点了几样，那酒保喊了下去。又走来伺候，但瞧他右眼角里还在淌出血来。剑秋便向他问道：“此地是什么地方？你家店号名唤什么？”酒保答道：“此处便是葛家店。小店名唤长泰，专接往来客商，且卖酒的。”玉

琴忍不住问道：“你的眼睛怎会流血？想是新瞎的。我们来的时候，店门前围着许多男男女女，你在那里讲什么？”酒保将手掩着眼睛答道：“这也是我的不幸啊！二位有所不知，昨天傍晚，有一个雄健的和尚，到小店投宿，当他在座头喝酒的时候，外边又跑进一个又矮又小又丑的汉子来，好似一段矮冬瓜，腰里却缠着黄色灿烂的金带，坐定了，只顾喊酒来，一口气喝了二十斤酒，还不醉倒。我们要不卖他喝时，他便拍案大骂，说他在佟家店喝过四十年前的陈酒，到如今没有好酒喝过，引以为恨。那和尚见他醉态狂悖，冷笑了数声，他便和那和尚争执起来，两下破口大骂。我等恐怕肇祸，连忙向两下劝住。那矮冬瓜便付了酒钞，走出店去，出门时回头对那和尚说道：‘今晚你留心一点，倒要试试你的本领呢？’和尚哈哈笑道：‘不怕死的前来便了！谅你也只有一颗脑袋，不够我葫芦里的东西一试的。’那矮冬瓜去了，和尚也还到房里去。后来我进去伺候，却见他把一个金边硃漆的小葫芦，恭恭敬敬的放在沿窗桌子上，回头对我说道：‘你去知照店里一切人等，今夜早些安睡，不要多管闲事。如有声音听得，也只做不闻，否则若有伤害，我是不管的。’我自认为很乖觉的，便问道：‘老和尚可是那个矮冬瓜今夜真要来寻事么？’他点点头答道：‘是的，那矮冬瓜乃是著名的飞行强盗，他存心要来太岁头上动土，也是他飞蛾投火，自来送死罢了。我是张家口天王寺的住持四空上人，江湖上那个不知！岂肯甘心让竖子发狂呢！’我听了和尚的话，诺诺连声而退，便去通知店主及同伴，他们都很胆怯，果然闭门早睡。独有我喜管闲事，要瞧瞧今夜有什么把戏？必然很好看的。遂暗暗伏在那和尚的对面房里，窗上挖

了一个小孔，预备偷窥。但是待至三更以后，仍不见有什么动静，庭中月明如水，寒风飕飕，对面和尚房中灯光熄灭，寂寂无声。我暗笑和尚大言欺人，上了他的当了，不觉有些疲倦，蹲在窗下，正自朦胧睡去，忽然有一声裂帛似的响亮，把我惊醒。睁开双眸，就小孔里向外窥时，只见从对面房里有两道青光，如箭一般的射出，同时庭中也有一道黄光飞起，青黄二光绕作一团。冷风直吹到我面上来，如利刃攒刺，我大叫一声而倒。苏醒时觉得右目痛不可忍，流血面颊，我的右目已瞎了。听庭外并无声息，我也不敢惊动。直至天明，大家起身，把我救起，无法医治。那和尚也从房里踱出，知道我已受伤，便对我说道：‘教你不要多管闲事，你不听我言，自取其殃。停会你们到大道上去一瞧，便知厉害了！你的头也有树木那样的结实么？还是你的便宜咧’说罢又从身边摸出三两银子给我，他遂跨着骏马在大雾中登程去了。我们店中人听了他的话，随即赶到大道上一看，果见两边树木都已削去枝干。有几个乡民在夜间遥见有几道青光，围着一道黄光，在那里盘旋多时，最后黄光从青光中穿出，向西飞去。一瞬间不见了。可知那个矮冬瓜果来寻事，他们好一场大厮杀，十分厉害，大约都是剑客了！”

那酒保说到这里，厨房里把铁铲敲得当地响，店堂里早有一个老者喊道：“汪三，少讲些罢，快些上菜。”那酒保答应一声，向厨房里跑去。玉琴看着剑秋的面孔，跌足说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剑秋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玉琴道：“你没有听得那酒保的说话么？我们方才在大雾中遇见的贼秃，稳是四空上人了，可惜我们来迟一步，否则倒可以加入其中，和那贼秃一较身手呢！至于那个矮冬瓜，你猜究竟是何